



AI生成图

住院的日子

□沈潇潇

上午9时，手术室来人来车接我去手术室。一位在查房的护士便帮着推车。3人在18楼病房至3楼手术室的专用电梯里一路聊天。出电梯时，护士哑然失笑：“我怎么也下来了？这不是我的职责呀！”我调侃道：“谢谢你忘情相送。”刚上手术台，我又跟医生开玩笑，不料玩笑未完就记忆断片。等我醒来，已是下午1时。回病房后自我感觉良好，精神过度兴奋，与医生护士谈笑风生，以致家人说“我被错打了鸡血”。从未住过院的我就以这种方式开启了一段逍遥的住院时光。

逍遥的感觉来自远离了日常纷扰。除了女儿，我对亲友屏蔽了自己的住院消息，也让家人尽量少呆在医院。这样，每天绝大多数时间只有一位护工陪着我。饭来张口，衣来伸手，甚至手也有护工来帮你伸。电脑远离了，手机只用来看时间，平时走马灯似的各种思量统统被放空，正写到一半的长篇小说也不去想了，带来的一本《宁波与辛亥革命》也没翻过一页。18楼窗外的流云或骤雨，天花板上的光影，都成了我阅之不尽的风景，内心只被静息两字占据……

若把住院消息扩散给了亲友们，就可以想象，一有亲友探望，我得立马打起精神，换上一副不胜感激的表情，先听他们胖了瘦了或气色不错之类的评语，随之我秒变祥林嫂，一遍遍唠叨自己的病情以回应他们的关切……目送他们的背影出病房门口，这才吁出一口长气。

看望病者体现了人情关系与相互关爱。记得我曾去看望一位病人，他先指着床边一排鲜花，向我一一介绍谁是谁已来看望过。我理解他以视探望者多为荣耀的心情，而我喜欢让自己有那么一点点脱轨，让生活多出点别的滋味。

不过，住院的消息还是有所走漏了，因为住院前我向一位刚动过同样手术的朋友请教过某些细节。

小小的漏洞引来一些朋友的追踪来电。好在他们了解我，明白即使是良好情感的外溢，也要以尊重对方感受为前提，在听我解释后便打消了来院探望的念头。我发自内心地感谢他们。

这段日子过得舒心，还因遇到了一位好护工。一天24小时，尤其是在夜里，每当我在病床上稍有响动，她就会来到床边，问我需要什么，或给我掖一掖盖被，绞热毛巾擦脸，清洁氧气管，喂几片水果之类；我要上洗手间，她必先去洗手间察看地面是否有积水、空气里是否有异味、换气扇有否打开；从晨起的洗漱，到睡前的泡脚，还有饭后提着胸水引流瓶挽着我去走廊里兜圈（我笑称这是去“打酱油”），这一切丝滑顺畅的细节犹如预设小程序的次第启动，使我恍惚间觉得生活换入了另一个频道。术后第3天“打酱油”，路过护士站称了下体重，竟净增两公斤！

住院能如此美好？把伤疤当鲜花写了吧！确实，我还未写到病情本身，而是写我在手术后的一种态度或姿态。疾病或许无可选择，但对疾病的态度可以自己决定。自2016年体检发现肺结节以来，每次随访复查时我都有动与不动手术的两手准备，最初的紧张早已散佚在流光里。而今才上手术台的我已感幸运和欣慰。在手术室外短暂等候时，我听见旁边担架车上一位准备做肾积石手术的汉子不断自语“吓煞，吓煞……”，不禁莞尔。

因为发现意外情况，我的手术时间成倍超过预计时间，这让我术后恢复缓慢：比我迟手术的同类患者先后出院，我的肺却还在漏气。我并不气馁，因为7年随访的医生就是主刀医生，我对他的有足够的信任。果然，正当我盘算以持久战取胜时，漏气忽然止住，我可出院了。病房毕竟不能久留，但这一段难以复制的住院时光却使我有点难忘。

菜园慢时光

□秦钦儿

一只冒冒失失的鸟“嗖”地射进来，落进刚出苗的萝卜菜筐——这是位常客。

这位不速之客披着一身灰羽毛，颈上点缀一圈白点，有些像鸽子。这露台菜园可是我的——随随便便闯入，还打算顺点啥，礼貌么？它并未发现躺椅上晒太阳的我，正半眯着眼，一动不动瞅着它。它忽然反应过来，扑楞一下慌然退至栏杆之外，偏起脑袋，与我隔栏对视。此刻，我俩静静揣摩着对方。

这大白天明目张胆“偷”菜的，原来是珠颈斑鸠。前日来了一只踩点，今日这位胆子更肥，见我不撵，竟“咕咕”两声，在我眼皮底下呼朋引伴，又来了一对。你们眼里还有“王法”吗？恼是假的。几片菜叶而已，给谁吃不是吃？我甚至在栏杆上撒些剩饭、馒头渣，置一盘清水，让路过的鸟儿们吃饱喝足，好飞去更南的南方过冬。

蜗牛更是悠闲。它们被菜苗养得肥壮，早晚出来散步，背着壳不紧不慢，身后拖出一条银亮的黏液小径。它们大概早已将这菜园当成了它们自己的家园。种子店老板推荐一种蓝色颗粒药，说是只要在菜箱周围撒一圈，蜗牛碰到就会脱水而亡。我买了一包，却在角落搁置很久。

分享令人快乐。菜苗被啄得千疮百孔，新叶很快长出，鲜嫩多汁，旋即又被吃掉。吃了又长，长了又被吃，这是生物间的无声比赛。青菜、水萝卜、红菜薹都铆足了劲生长，谁也不肯示弱。

种子店老板说，现在哪讲什么季节？大棚里冬天种西瓜，春天种冬瓜，都长得好好的。是啊，以前农事跟着节令走，农民的春耕秋收全听老天爷安排。

现在农业经济驱赶着季节跑。同事笑我，青菜萝卜十块钱买一大兜，不如种点高端的。可我种菜只为乐趣，晒朋友圈、写观察日记，不在乎收成多少。

我常搞错播种时节。夏天过了才撒苋菜籽，结果苗刚出就慌慌张张地结了籽——秋天到了。翻土时，各种地下“居民”被刨出：蚯蚓、土鳖、屎壳郎、线虫、甲虫、千足虫，最多的还是蜗牛。它们在这松软土壤里安家，各自扮演着分解者或消费者的角色。

鸟儿蜗牛还算识趣，总会口下留情。萝卜苗太密，隔三岔五拔些下面条，带点幽幽的苦。枸杞插枝时只有指节长，没怎么管，却长成了小树，开出紫色小花，时不时能掐把嫩尖凉拌。

蘑菇最是性急。早上菌包才冒出牙签似的菌芽，剪掉菌包外膜，任其自由生长，晚上回家已全部开伞。一朵一朵剪下撕条，打个蛋花蘑菇汤，鲜美无比。瞧瞧吧，红菜薹等不及时令，有一棵已从菜芯中举起红杆，顶起两朵傲娇的小黄花。想掐来插进玻璃花瓶，终究不忍。

最意外的是，蔬菜有时候也能种成花卉盆景。一天，朋友来访，参观我的小菜园，夸我文竹养得好——原来是牵藤的芦笋爬上了栏杆，绿意如云似梦。芦笋是多年生草本植物，去年冬天埋根，至今掐不成一盘，索性任其自由发挥。反正我有的是耐心，又不与谁比赛抢时间。

人到中年，喜欢做减法。独处时晒晒太阳、发发呆，看植物肆意生长，看蚂蚁虫子奔忙，多像上帝眼中的我们。静静旁观这热闹的世界，周末便是一个人的慢时光。

日子就该细细品，慢慢过。



AI生成图